通志堂經解

D仁12
1411
267

門 口 12
浦 卷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桓公 名允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即位桓諡也闢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

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
即位是爲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
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伊川先生解桓公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
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杜氏注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
之業不忍有變於中年也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
自同於遭喪繼位者
高郵孫氏曰元年書王者以爲弒君之賊將而必誅
已弒君矣其能免於誅乎元年書王所以誅桓也

二年書王必以爲王室微弱弒君之賊力不能即
時誅之二年而後誅之亦晚矣然亦足以爲王誅
也十年書王者政教之出不可以一日無之十年
無王則王道將絕於天下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
之終也弒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即時當
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其生當見誅於將死不見
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
武夷胡氏傳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
不易此前古人君紀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
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

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
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
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
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
年爲正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
深絶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或問桓非惠公之嫡子
乎嫡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
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
於見弒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爲深絶桓也曰
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

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内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
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嫡子謂當
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
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
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
故老子禪授而謂之讓惠無嫡嗣隱公繼室之子
桓公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
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
若利所以惡桓深絶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
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公

失禮而爲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
爲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爲嫡嗣禮之所
不得爲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隱
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爲邪說而傳之
漢朝又引爲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
明著桓罪深加貶絶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
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辟假許田

左氏傳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
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辟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范氏注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非假而曰假
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許
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邾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
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伊川先生解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
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弑立故爲會而求之復
加以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
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劉氏傳許田者何魯湯沐之邑也方伯時朝乎天子
天子必賜之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魯非方伯

也其謂之方伯何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許田之爲魯自周公始焉（意林許田周公之邑也詩云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宇蓋非方伯不得有湯沐之邑非周公不得世享其祀）蘇氏曰許田所以易祊也以祊爲未足而益之以酅爾

武夷胡氏傳魯山東之國與祊爲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於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

襄陵許氏曰以祊近魯許田近鄭而以相與利則利矣而義不得凡情之所便而亂之所生此特春秋之所謹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三氏傳結祊成也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

伊川先生解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
爲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盟以定之
其罪大矣
杜氏注公以篡立而修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
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丘衛地也越近垂地
名
武夷胡氏傳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
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
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夫弑逆之
人凡民罔弗憝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

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
變中國爲夷狄化人類爲禽獸聖人所爲懼春秋
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自見矣

秋大水
公羊傳記災也
伊川先生解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
而致陰沴乃其宜也
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爲災或害民
禾稼敗民廬居凡爲災則書之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氏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
謚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
羊傳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
穀梁傳先書弑其君
孔子傳宮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
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盡終爲君矣宣公
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終致
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
宣公爲之也及者何累也（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弑君多矣舍

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
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
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
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
先攻孔父之家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
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
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
先殺孔父開也孔氏父字謚也
伊川先生解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

弒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
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
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陸氏篤例趙子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illegible]書及以連
之也
劉氏傳春秋賢者不名孔父者所賢也則其名之何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泰山孫氏曰孔父者天子命大夫也古者諸侯之大
夫皆命於天子故春秋列國時或有之宋孔父鄭
祭仲魯單伯陳女叔之類是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
命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
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媿矣
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
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
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名臣
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
而弒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爲有無亦
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
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

敢動者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
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
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
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伊川先生解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故降稱子夷狄
之也首朝桓公之罪自見矣

杜氏注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黜
泰山孫氏曰滕子朝弑逆之人其惡可知

武夷胡氏傳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
而稱子者先儒謂爲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
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
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爲誅亂臣討賊
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
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
世則莫敢勸於爲惡而篡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弟
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己不能
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
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

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攷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可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爾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呂氏曰春秋以後杞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滕或稱侯或稱子薛或稱侯或稱伯皆不可得而詳攷殆後世錄春秋者文誤也借使聖人爲春秋黜陟當世以爲賞罰則何不黜陟晉楚強國以定一王之法而獨區區於小國如是哉後之錄春秋者由前人口授相傳遂致謬誤不可知也晉楚齊秦諸大國顯者也故不誤小國微也故多誤其亦以是故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氏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鄙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伊川先生解宋弒其君而四國共成之此天下之大惡也

杜氏注稷宋地

范氏注徐邈曰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於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

陸氏纂例曰夫子制作本教中人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能以質直見之則可不俟傳注而自通矣故言滅國則知滅者之罪見諸侯生名則知非復人君皆文勢常理何必立異乎又上言伐衛次言王人救衛下言納鼎則知逆王命上言成宋亂下言納鼎則知貪賂縱罪見正月烝五月烝則知黷祀凡此類上下相應而見其理

劉氏傳成之者何成之者平之也平之則曷爲不言

平之保人之賊私人之賂制人之上下謂之成亂則可謂之平亂則不可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弒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弒君之賊凡民罔弗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弒隱督弒殤般弒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弒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

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賕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左氏傳非禮也

穀梁傳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

伊川先生解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於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之也

杜氏注大廟周公廟也

泰山孫氏曰甚之也

高郵孫氏曰鼎自宋得之然而謂之郜大鼎者鼎之成自郜也凡物皆有以名之若和氏之璧雲和之琴瑟之類是也公穀更論郜鼎之名煩碎無足取焉

武夷胡氏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置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

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耶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公穀並作紀侯來朝

左氏傳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紀即是事而朝之惡之也

伊川先生解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武夷胡氏傳公穀程氏以杞爲紀桓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傳始懼楚也杜氏注楚國今南鄧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公羊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劉氏權衡曰于鄧公羊曰離不言會而言會者蓋鄧與會也非也二國相會理不可言蔡侯鄭伯會且實行會禮非會而何承赴而書故不甚見爾乃據齊侯鄭伯如紀以爲比例彼自亦妄說何可據乎所謂離不言會者左氏得之矣

伊川先生解始懼楚也

杜氏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彊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彊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

左氏傳討不敬也

伊川先生解將卑而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曰入某伐某

呂氏曰入杞微者也其事弗詳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攻伐入人之國罪之大者聖人以爲無王也春秋所由作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氏傳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杜氏注惠隱之好冬公至自
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
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
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伊川先生解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
之也桓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爲不義及
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
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
或能知之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書至者皆志其所出之事以地至
者四而已此年
八年公至自唐文十七年公至自蒙宮
以爲魯地則至自地此說是也
十年夏公至自夾谷四處爾趙子
常山劉氏曰古者諸侯朝會有常節出入有常期周
衰已後無法而妄行征伐會盟紛紛四出棄社稷
委人民往越月踰歲而後得反觀其所書而其亂
自著焉矣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左氏傳成婚於齊也
伊川先生解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

罪也二年宋督弑其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會齊侯于嬴成婚於齊也

杜氏注嬴齊邑今泰山嬴縣

劉氏傳二年有王未畢喪也

武夷胡氏傳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於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

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氏傳不盟也

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伊川先生解二國爲會約言相命而不爲盟詛近於

理也故善之

杜氏注蒲衞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劉氏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連率命於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衞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咸公作盛

左氏傳杞求成也杜氏注二年入杞故來求成

伊川先生解自桓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襄陵許氏曰姬大國服小國著得意也天下無王而後亂人得意如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食盡爲異大也

伊川先生解既盡也食盡爲異大也

杜氏注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

公子翬如齊逆女

伊川先生解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爲稱翬雖尊屬

當官而行亦無嫌也

泰山孫氏曰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子之言豈徒然哉蓋傷周室陵遲婚姻失道無賢女輔佐君子致關雎后妃之德以化天下也是時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皆是不可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夫人內女出處之迹皆詳而錄之以懲以戒爲萬世法噫夫夫婦婦風教之始人倫之本也可不重乎

武夷胡氏傳娶妻必親逆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繪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婚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

左氏傳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羊傳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

夫人自我言齊侯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
吾姜氏
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
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
愼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
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伊川先生解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
杜氏注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
武夷胡氏傳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
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傳舉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穀梁傳其不言舉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
伊川先生解告一作見於廟也
泰山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於讙也公受姜
氏於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於讙也故曰
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致夫人也
伊川先生解致夫人也稱弟義見隱七年

襄陵許氏曰隱桓之時大夫尚輕相如不書諸侯使其子弟之來則書貴貴之義也自嬴之會至於仲年來聘備紀姜氏如此謹昏義也春秋反復意有所致者不可不察也必有深誡其中故志文姜惡者閑其亂也録伯姬詳者矜其節也是以易著歸妹家人之大義可不重哉

有年

公羊傳恃有年也

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也

伊川先生解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

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謬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書有年大有年者二處而已其一即桓公是也其一即宣公是也宣公有年大有年是也宣桓大惡者是行何道而致有年乎書之者不宜有也

武夷胡氏云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

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爲異特存爾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爲慶祥君子修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爲記

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傳書時禮也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伊川先生解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杜氏注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

何氏注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

田除害

陸氏纂例啖子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爲之則書以示譏也趙子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蒐爲稱夏以爲苗除害故以苗爲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爲義冬則因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爲目左氏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 周禮爾雅並同此義

劉氏意林公狩于郎徒非其地爾而書之此春秋謹於微之意也以謂微事不謹則大事不立故每慎其微而後王德全矣

武夷胡氏傳譏遠也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伊川先生解桓公弒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爲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紊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劉氏傳渠伯者何爵也

劉氏意林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家宰獨書之以

此見任事之寔重也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寔備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職固賞善誅惡進賢而退不肖今銜命下聘弒逆之人故書名貶之

武夷胡氏傳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御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

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敘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敘政刑而謂之典此天下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太宰之所定也乃爲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夫桓賜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桓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桓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爲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

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
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杜氏注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
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穀梁傳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
疑以傳疑
伊川先生解五年春正月甲戌下文闕
陸氏纂例甲戌下脫也

劉氏意林正月甲戌史之闕文與非也仲尼之後俄
然亡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傳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伊川先生解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齊爲諸侯而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
其罪均矣
陸氏纂例趙子曰外相如不書凡書皆譏也（常山劉氏曰外諸侯相如唯此年齊侯鄭伯如紀及是年州公如曹）
劉氏傳齊侯鄭伯將襲紀以朝往焉紀人知之然後

以朝反如者朝辭也蓋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強不朝乎弱不正其爲詐以圖人之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

劉氏意林齊侯鄭伯如紀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害而疾之與襲侵人之國無異此聖人誅意之效也故云兵莫憯於志莫邪爲下矣

天王使仍（穀作仁）叔之子來聘

左氏傳弱也

公羊傳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伊川先生解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武夷胡氏傳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器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賢復相大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

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
視朝廷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
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
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
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
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
家欲其深省之也

呂氏曰王不能討桓之逆比年遣人來聘其無立志
也可知矣

華陳桓公

城祝丘

泰山孫氏曰祝丘魯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氏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
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
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戰於繻葛蔡衛陳
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

公羊傳從王正也

伊川先生解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

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
抗王道之失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不言會及臣從君之亂也
陸氏微旨三國之君不行而使微者從王不待貶絕
而罪自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玉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
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
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
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
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
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天理所不容也則
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
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
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
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
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於繻葛而不書
戰王卒大敗書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
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
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左氏傳書不時也劉氏權衡曰書不時也非也龍見而雩常事爾遇旱而雩非常也非常當書書爲旱發非爲過時發也且此下書螽螽之爲物常因旱而生此雩非失時者自爲旱故也凡祀啓蟄而郊杜氏注龍見建巳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劉氏權衡曰啓蟄而郊亦非也魯郊以周正周郊以夏正不專啓蟄而已龍見而雩杜氏注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方始盛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祭天爲百穀祈膏雨始殺而嘗杜氏注建亥之月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過則書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以書記災也

伊川先生解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爾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

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劉氏傳其言大何大雩非諸侯之雩也曷爲非諸侯之雩天子雩主上帝諸侯雩主星辰山川

劉氏意林大雩爲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之禮樂祀上帝禘文王吾未知其然成王者周之盛主也其亦謹於禮矣禮之有天予諸侯之別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成王其惑歟然則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

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其殆由平王以下乎

泰山孫氏曰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雩者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謂之大者雩於上帝也噫是時周室旣微王綱旣絕舉於魯則諸侯之僭從可見矣然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著其僭天子之惡隱五月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年秋大雩六年八月壬午大閱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旨亦微矣

武夷胡氏傳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

螽公作蟓

公羊傳蟓何以書記災也

伊川先生解螽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待書也

杜氏注蚣蝑之屬

冬州公如曹

左氏傳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也

伊川先生解州公嘗爲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杜氏注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武夷胡氏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録其本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氏傳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

公如曹也

伊川先生解五年冬如曹尚爲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泰山孫氏曰闕文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

諸侯失國之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爲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爲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彊陵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

爾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爲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穀作郜

左氏傳紀來諮謀齊難也

伊川先生解謀齊難也

杜氏注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傳簡車馬也

公羊傳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伊川先生解爲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敎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

杜氏注齊爲大國以戎事儆諸侯之戍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爲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武夷胡氏傳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屬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襄陵許氏曰桓蓋聞齊圖紀之謀見周伐鄭之事是以飭城守閱武備蓋其謀國知此而已觀其用衆之不時知其志不在民矣

蔡人殺陳佗

伊川先生解佗弑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陸氏微言淳聞於師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官

者殺無赦陳佗殺太子之賊也蔡雖他國以義殺之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

武夷胡氏傳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爲君知其爲賊故稱人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爲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傳以大子生之禮舉之

公羊傳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 劉氏權衡曰國之嫡嗣莫重之禍故以喜書不亦淺近乎 焉史無得不書以爲感隱桓

伊川先生解冢嗣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劉氏傳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爲世子

冬紀侯來朝

左氏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伊川先生解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民人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會于郕咨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弑君之賊人人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

也

春秋集解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四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桓公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伊川先生解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杜氏注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

譏盡物故書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氏傳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伊川先生解臣而弒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或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杜氏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劉氏傳同時而特言之者特見之

高郵孫氏曰以名書者趙子曰用夷禮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竟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爲禽獸者幾希東萊呂氏曰二年滕子來朝不名視侯來朝不名何獨於穀伯鄧侯罪而名之乎

呂氏曰杜預以謂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其說既善矣然謂之史闕文則不可謂之闕文則可矣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

烝何氏注薦尚稻雁烝衆也黍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劉氏權衡曰春秋欲見五月再烝壬午猶繹者不得不先書有事於太廟也此其實矣又何疑乎故於此不得不書已卯烝猶將書伊川先生解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之甚也

杜氏注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周雖以建子爲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凡四時之祭皆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

泰山孫氏曰烝冬祭也春興之非禮也祭祀從夏時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四時之祭用孟月

高郵孫氏曰不書所祭之名而謂之有事若宣八年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失禮者猶繹也祭無譏焉書祭名者罪在祭也烝已卯之類是也

武夷胡氏傳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

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
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
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伊川先生解魯桓公弒立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而屢
使聘之失道之甚也
杜氏注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武夷胡氏傳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家
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
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

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
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賡歌
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
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
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
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
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
已矣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何以書譏亟也

伊川先生解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黷亂甚矣

武夷胡氏傳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己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公作邾婁

泰山孫氏曰不出主名微者

呂氏曰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而詳也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爲無王也春秋所由作也

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氏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

伊川先生解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穀梁傳遂繼事之辭也

伊川先生解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以逆后爲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言遂逆者譏不躬白於王
泰山孫氏曰桓王取后於紀魯受命主之故祭公來
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於天子命之逆則逆之
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於王專逆王后于紀故曰
遂以惡之
劉氏意林祭公之來命魯以婚姻之事也若是則苟
大夫可矣何待於三公三公大任也非所當輕使
也任之大而使之輕使祭公得緣其義專命不報
遂行如紀由輕重不相副也故王以輕使為失而

祭公以遂行為專君令過則臣事放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氏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公羊傳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
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
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
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伊川先生解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
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
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

莫至是不能母儀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杜氏注紀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

劉氏意林逆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

取予進退先後各有所宜而不相悖也公卿謀之

諸侯主之龜筮諏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

見宗廟也未覲君子也未覿羣臣也則不敢居其

位其詞順以聽此正始之道王化之本也詩云未見

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周

召之風也

呂氏曰史失季姜歸月春秋不得而增益也獨記其

春耳

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氏傳曹大子來朝宿之以上卿禮也

穀梁傳朝不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

而來朝曹伯失政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

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

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伊川先生解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

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杜氏注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

武夷胡氏傳案周官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己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泰山孫氏曰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王則人道滅矣

武夷胡氏傳桓無王令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

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爲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篡弒者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杜氏注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云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河南有桃城

陸氏纂例趙子曰書弗遇者見衛侯之無信劉氏傳不者正辭也弗者遷辭也

呂氏曰公與衛侯爲會而衛侯不至故弗遇其無信可知春秋之世專計利害不顧信義如是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杜氏注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

伊川先生解三國爲主甚其惡也

常山劉氏曰戰不言師敗績者敗在內也敗在內何以不言恥也

劉氏意林來戰于郎戰者仁人之所惡也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得已而先之者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加兵於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爲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己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於魯境尚爲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氏傳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劉氏傳此大國也皆微者乎非微者也微者之盟不志非微者則其稱人何大夫之交盟於中國自此始故貶之也

劉氏意林齊衛鄭相與會盟而君不行委之大夫春秋正本謹始知其後必且有大夫脅君交政之患苟大夫有脅君交政之患則又有陪臣執國於上之禍其勢相召也故於是貶而絕之

武夷胡氏傳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呂氏曰盟我不與也其曰人不詳也來戰無禮既盟而去動無禮文不可得而詳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左氏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武夷胡氏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

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容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内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爲永鑒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劉氏權衡曰穀梁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此非穀梁例也穀梁之例當以稱人執之爲是稱侯執之爲非向令書宋公執者得無云斥宋公以執祭仲乎且齊人執鄭詹何以獨不曰貶乎文同而義異何哉

陸氏纂例曰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内邑爲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大夫敬之也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

劉氏傅曷爲或稱人以執或稱侯以執稱侯以執者伯討之也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

武夷胡氏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

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詞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

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呂氏曰陸淳以為執大夫例稱人不可別為義

突歸于鄭

穀梁傳突歸于鄭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伊川先生解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

劉氏傳突歸于鄭何病祭仲也祭仲之為人臣也處則不能守出則不能權貪生而好勢廢立以亂曰突歸於鄭者見突之挈乎祭仲者也歸者順辭

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辭也有難辭焉非所逆而書入難也突之易見祭仲之挈也交惡之

劉氏意林突內因強臣之力赤外援戎狄之衆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有不仁之心姦桀之材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不明專治赤則戎不見故挈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施之所以絕禍本禁首惡也

武夷胡氏傳小白入於齊則曰齊小白突歸於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

天渠

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

鄭忽出奔衛

左氏傳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劉氏權衡曰穀梁曰秋失國者多矣豈皆名之乎其名失國也非也春

伊川先生解忽國之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常山劉氏曰鄭莊公既葬而忽既立出奔乃名者絕也何則忽鄭之世嫡不能自固其位以至於亡考之於詩其迹備見有女同車則刺無大國之助山有扶蘇則所美非美然籜兮則刺君弱臣強不唱

通志堂

而和狡童則刺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由其不能自固進退之權在於祭仲故宋因而執之武夷胡氏傳或曰詩人刺忽不婚於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卻逆女之公子於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劉氏權衡曰公羊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非也再命耳

杜氏注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大夫叔名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言特者明更兼大夫也言公侯者明可以會于男也有諸侯則可

蘇氏曰柔魯大夫之未賜族者也叔蔡大夫之未賜族者也

武夷胡氏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

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也曰屢盟而長亂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公作童）

杜氏注夫鍾郝地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公穀並作紀）侯苫子盟于曲池（公作歐蛇）

左氏傳盟于曲池平杞苫也

杜氏注曲池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左氏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瀆之丘即穀丘）

杜氏注句瀆丘

杜氏注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

高郵孫氏曰昭三年書北燕伯款出奔齊又稱北燕則燕有二國矣言北燕則有南燕也故杜預於此解燕人為南燕大夫蓋北燕限於山戎自莊三十八年齊桓伐山戎之後始與燕開路於是得通中國此穀丘之會北燕猶為戎所隔未能自通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注厲公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

也

公會宋公于虛公作鄑

杜氏注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氏注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杜氏注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襄陵許氏曰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稟

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來見盟

會之亂也是以君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樂征

伐實與桓文故霸統興起則無復此亂諸侯有所

一矣

呂氏曰此年書盟會之數如此見諸侯無王放恣自

若多事屢盟民不堪命如此之極也聖人傷之以

爲世戒後之君子有意於善者其知慎事守約愛

民爲急以合聖人之意乎

丙戌衛侯晉卒

泰山孫氏曰再言丙戌者羨文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氏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

戍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也（劉氏權衡曰丁未戰于宋公羊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非也若偏戰而內勝何得不言戰若曰內不言敗言戰則敗矣可也）

武夷胡氏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責賂于鄭而無信也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論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高郵孫氏曰案經書公會紀侯鄭伯則是紀侯主兵若如左氏之文乃鄭主兵矣此非也趙子亦曰若

紀侯助鄭即當戰於宋鄭之境不當在紀也

穀梁傳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杜氏注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

襄陵許氏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三月葬衛宣公

常山劉氏曰葬自內録也君子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

武夷胡氏傳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氏傳會于曹曹人致饔禮也

無冰

公羊傳記異也（何氏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温也）

武夷胡氏傳案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冰于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偏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

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泰山孫氏曰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熬作禦）來盟

左氏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杜氏注子人即弟語也）

穀梁傳來盟前定也

伊川先生解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陸氏纂例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欲之故來此與外爲志同義）不書其誰（不書內盟者名）敵者也（名位敵無議媚）簡辭也

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

武夷胡氏傳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

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左氏傳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劉氏權衡曰左氏曰書不害也非也記災而書其不害何益於敎乎火不害粟此亦物之不爲災者於例當不書何故自書於上又自解釋於下乎苟令御廩災在乙亥之後當不復見其不害矣

公羊傳御廩之災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范氏注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者也

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高郵孫氏曰趙子曰此乃大故何得不志

泰山孫氏曰嘗秋祭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其言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者以不時與災之餘而嘗也以不時與災之餘而嘗此桓之不恭也甚矣

蘇氏曰災而爲害則不嘗善矣災而不害而可以勿嘗乎事之不可以意推者當從史左氏史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衛人在蔡人上

左氏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范氏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

武夷胡氏傳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氏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公羊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泰山孫氏曰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也

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共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者交譏之所以見王室之微而著諸侯之罪也

武夷胡氏傳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爲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爲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遒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何氏注桓王也

襄陵許氏曰桓紹文勝之弊不反其質而欲恃詐諼

以欺天下諸侯弗聽則以兵從之至於覆敗而不
暇王室之威靈盡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
郊雍姬知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夏
厲公出奔蔡
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
伊川先生解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人君奔例書名者罪其失地言

不復諸侯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祭仲逐君其惡大矣没而不
書其義何也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
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
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
君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氏傳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

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劉氏權衡曰公羊以為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非也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乘未知突之篡國亦何故出入無惡乎

伊川先生解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鄭人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陸氏纂例曰復歸之正者莫過於鄭忽

劉氏意林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以謂忽雖失道乎固君之世子矣世子者必命於天子者也若側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之姦臣縱矣復歸有君臣之異言固不可槩舉也以其世也故

可言復可言復而不言復者奪其國之意也以其不世也故不可言復不可言復而言復者效其竊取位之意也

泰山孫氏曰歸者善也復歸者不善也入者惡也復入者甚惡也忽世嫡當嗣其歸不善者諸侯受國乎天子鄭世子忽反之以其進退在祭仲而不在天子也

高郵孫氏曰此雖未善然彼之不善者有甚於此不得不少進以見彼之惡也忽之得稱世子非以其德能堪之而見許也蓋示突之不正耳

許叔入于許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范氏注泰曰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歸同惡之也）

杜氏注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

陸氏微言啖子曰言入志非其正也字之善興復也

劉氏傳何以字賢也何賢爾宜爲君也宜爲君則其稱入何難也何難焉爾鄭欲滅之迫其亂而後能入也

常山劉氏曰許叔蓋因鄭亂而竊入於許也許先王之建國叔不能申正義於天王或求直於大國以反厥邦復先君之宗廟社稷乃竊入焉則許叔之非可見矣國難竊入故難

公會齊侯于艾（公作鄼穀作高）

左氏傳謀定許也

邾（公作邾隶）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何氏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故夷狄之

杜氏注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陸氏纂例雜用夷禮者以人稱之邾人牟人葛人來

朝是
劉氏意林滕薛之旅見也與邾牟葛無異滕薛之貶
輕而邾牟葛之貶重何也曰古之諸侯朝者固曰
聞於天子之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焉耳滕
薛是也今天王崩魯與三國未嘗奔問弔贈修臣
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僭是所以
責之重也
泰山孫氏曰稱人者賤其相與朝弒逆之人貶之也
常山劉氏曰董仲舒曰為其天王崩而相朝也斯義
得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氏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莊公十四年
六月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
伊川先生解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
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
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杜氏注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
武夷胡氏傳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
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
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

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
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
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
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
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
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爲國者可不謹於
禮乎

襄陵許氏曰此詩所謂公子五爭兵革不息者也鄭
亂如此春秋弗志志突入櫟而已語曰櫟人實使
鄭子不得其位言邑國之大也忽失其政不能制
突使斬鄭而居之以生民心此亂根也故君子略
其枝葉使世謹夫亂之所生

冬十有一月公會公有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袁公作侈伐鄭

左氏傳會于袁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杜氏注袁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
地而後伐疑詞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
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
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
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

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邾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

左氏傳謀伐鄭也

泰山孫氏曰未能納突故復會於此

夏四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

伊川先生解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

杜氏注蔡常在衞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武夷胡氏傳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衞夏四月伐鄭衞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衞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爲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醲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爲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呂氏曰會于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爲先後不復用周班也春秋因事紀實以見當世之亂無復禮文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伊川先生解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泰山孫氏曰助篡伐正踰時而反

冬城向

左氏傳書時也

辨疑啖子曰案下有十一月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伋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氏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杜氏注黃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公穀並作及邾公作邾婁儀父盟于趡

左氏傳尋蔑之盟也

杜氏注趡魯地

高郵孫氏曰及者內爲志會者外爲志邾儀父魯附庸小國之君非敢盟公公欲與之盟耳此當以及字爲定

穀有夏字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穀作郎

左氏傳疆事也

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杜氏注奚魯地

泰山孫氏曰此公及齊師戰也不言公者諱之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僖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皆此義也

眉山蘇氏曰不書夏闕文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穀梁傳自陳有奉焉爾

何氏注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
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
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劉氏傳蔡季者何蔡侯之弟也何以稱字賢也何賢
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公子不去國何賢乎
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
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逼者也

高郵孫氏曰杜預以爲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案
蔡世家及諸侯年表無蔡季嘗立爲蔡君之文又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相去裁十

年之間不容蔡季卒葬與獻舞得立之迹不見於
經也

癸巳葬蔡桓侯

陸氏纂例案史記世本左氏傳蔡之諸君皆謚爲侯
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唯蔡桓侯稱
侯蓋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

陸氏微旨啖子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賢請謚於王也
此言凡諸侯請謚於王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
諸國史因而紀之故西周諸侯記傳皆依本爵春
秋之時則皆稱公夫子因而書之以明其不請於

王也

劉氏傳葬者稱公此其稱爵何稱爵禮也稱公非禮也稱爵何以禮稱公何以非禮稱爵者誄之於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誄之於天子者也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崩誄於郊諸侯薨誄於王大夫卒誄於君

武夷胡氏傳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爾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爲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爲禮哉

邾 公作邾婁

左氏傳宋志也 杜氏注邾宋爭強魯從宋志背趙之盟辭疑趙子曰據例稱及者皆內之志云宋志非也

襄陵許氏曰正月與齊爲黃之盟而五月戰焉二月與邾爲趡之盟而八月伐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豈不然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

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
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稱疑趙子曰凡不書日或史官闕之或年深寫誤何關日官日御乎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 公無與字夫人姜氏
遂如齊
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
數也 劉氏權衡濼會時夫人自不在會會畢公更召夫人與之如齊耳
杜氏注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劉氏傅何以不言及夫人伉也猶曰匹夫匹婦之相
與云爾
劉氏意林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原其禍之所自始以

伉言之公子遂如季孫行父如齊則以起子赤之弒
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則以起陪臣執國命之禍事
之始搆而文已變矣此亦春秋慮患於微除禍於
早之情也
武夷胡氏傳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
侯放恣弒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
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
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
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
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身已

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位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與者許可之辭曰與者罪在公也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氏傳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杜氏注不言戕諱之也

武夷胡氏傳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會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春秋集解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解卷第五

東萊呂 祖謙 伯恭

莊公 名同桓公子莊王四年即位莊謚也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陸氏纂例左氏云莊公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且母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為他國所弒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乎

武夷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
莊公嫡長其爲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
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
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爲國儲君副稱世子
也春秋絀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氏傳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
公羊傳內諱奔謂之孫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
貶與弑公也
穀梁傳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

人也以言受命范氏注臣子則受君父之命婦受夫之命不若於道者天絶
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絶之也臣子大受命
杜氏注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
武夷胡氏傳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爲魯
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
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
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恩義
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母者而其子殺之
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彦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
去其姜氏傳謂絶不爲親禮也夫絶不爲親即凡

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於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殺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絶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人録於國風者名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夏單伯送王姬 公穀並作逆王姬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主之諸侯嫁

穀梁傳單伯者 故不名也其言

其義不可受其

婚姻與齊爲禮其

杜氏注單伯天子卿也單

十四年書齊人陳人曹人伐宋事始於諸侯之上亦不若内臣而書單伯内臣非王臣也

劉氏意林單伯逆王姬上公九

命公之孤四命此皆人君也有不生名之義故附庸稱字矣周禮有孤無附庸魯頌有附庸無孤附庸即孤孤即附庸附於大國故謂之附庸南面稱孤故謂之孤其實一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陸氏微言趙子曰言築之爲宜不若辭之爲正也故君子貴端本也

劉氏傳主嫁女者必自其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之服非所以接幷冕也如辭而已矣

泰山孫氏曰魯主王姬者非一也王姬之館故有常處此言築王姬之館于外者知齊讎不可接婚姻也知齊讎不可接婚姻故築王姬之館於外此公之惡從可見矣

高郵孫氏曰桓公見弒於齊仇讎未復天王遽使魯主王姬之婚天王則已失禮矣爲莊公者當辭於天王期於得請而後已於是之時非無同姓之諸侯也非無告喪之鄰國也蓋莊公未之辭耳辭之不固與不辭同也誠之至者動乎鬼神哀之切者感於異類乃遽釋怨與之爲婚姻之主雖變其禮猶未免於交婚也不知而爲之者猶可恕也知其

非是然且爲之此聖人所深誅之者也莊公知主
婚之非改築王姬之館孰與辭之不築也蓋攘雞
者待來年而後已孟子非之不當主婚而築館于
外春秋罪之
武夷胡氏傳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
也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
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示天下後
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傳追命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黷三綱也
陸氏微旨曰言不能法天正道故去天字以貶之也
劉氏意林曰桓公篡君取國終不受命而王不能誅
反追命之此無天法甚矣與葬成風引之爲夫人
使妾並后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春秋所譏刺於
王亦多矣皆莫謂之無天獨至於錫桓公命葬成
風而以無天責之者王者之位至貴也至重也至
大也不尸小事不任小義未可以小失貶也今臣
弑君妾僭嫡而王尊禮之則王義廢人倫滅矣桀

糾之所以失天下者固廢王義滅人倫者也不可以不深貶

蘇氏曰錫命者命之以策也衛襄公之沒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圍亞圍

王姬歸于齊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

齊師遷紀郱鄑郚

杜氏注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鄑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

常山劉氏曰遷者迫逐而遷之以爲己屬也不曰滅者時未滅也凡書遷者皆自是而滅矣

武夷胡氏傳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爲己屬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羊傳於餘丘者邾婁之邑也 劉氏權衡曰公羊以謂於餘丘若可疑者悉附之邾婁爾邾邑也非也公羊見邑不係國

杜氏注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
庶兄 辨疑啖子曰案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故依左氏舊說為國
泰山孫氏曰於餘丘附庸國
武夷胡氏傳案二傳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志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祀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寫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天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

襄陵許氏曰當莊公初魯未有以勝齊則當休兵息民蓄德修政以俟有間舍堂堂之難國弗圖而用師伐於餘丘有以知莊公之無志

東萊呂氏曰於餘丘或曰邑或曰國也或曰附庸國或曰夷國也以為夷國者似是也於發語辭若於越然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

我主之也

泰山孫氏曰外女不卒此卒之者公主其卒也莊公忘父之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甚也

東萊呂氏曰齊告王姬之喪莊公爲之服大功之服大功之服則是以姊妹之服服之也違禮忘讎於是爲甚春秋之世君臣上下能少自立者幾希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作邾

左氏傳書姦也

杜氏注禚齊地

陸氏微言趙子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也風化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御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氏傳疾之也

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傳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

泰山孫氏曰溺內大夫之未命者衛侯朝在齊故溺會齊師伐衛謀納朝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緩也杜氏注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天王葬不會則不書志不臣也

高郵孫氏曰孫復說古者天子崩諸侯近者奔喪遠者會喪故周禮大行人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

武夷胡氏傳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爲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左氏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也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曾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陸氏纂例不書名言季非叛也不書弟言兄無惡也

諸侯之兄弟外附之美者莫過於紀季

杜氏注酅紀邑在齊國安平縣

劉氏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曰紀侯之弟言以酅爲附庸於齊也紀季曷爲以酅爲附庸於齊齊將滅紀紀侯以道事之則不得免焉因不忍鬬其民也逡巡有去志紀季用是以酅入于齊後五廟焉然則予之乎予之也何用見其予之也其字而不名入而不畔是予之也予之則其言入何難也何難焉爾祈地以去國降志以事讎是非季

之心也以宗國爲寄矣

冬公次于滑 公穀並作郎

左氏傳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杜氏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 杜氏注厲公在櫟故

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常山劉氏曰諸侯非王命不出竟卿大夫國政所屬兵師民命所係凡非王命遷延次舍必詳錄之以正非法春秋之義謹嚴如此

武夷胡氏傳春秋之義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

次以次爲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公穀並作饗齊侯于祝丘

穀梁傳饗甚矣

杜氏注祝丘魯地

陸氏微旨曰參譏之也公夫人齊侯皆失正也

呂氏曰前此常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爲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其可不戒慎於始而防閑其微哉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范氏注禮諸侯絕傍親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

泰山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內女也禮諸侯絕傍親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常事也故內女不卒之此卒者爲下紀侯大去其國六月齊侯葬紀伯姬起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蘇氏曰鄭伯鄭子儀也桓十五年五月書鄭伯突出奔蔡九月書鄭伯突入于櫟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矣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儀之君鄭十有四年剽之君衛十有一年皆既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也以篡衎之出也以惡儀剽雖國人之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爲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而已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正

襄陵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杜氏注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辭

常山劉氏曰紀侯大去其國自去也大者紀侯之名也生名之著失地也齊兵未始加乎其國而紀遂

不能守

武夷胡氏傳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爲小而不爲以去國爲大而爲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賴與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大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媿矣大王去邠從之者如

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大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去是故書叔姬歸鄫而不録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陸氏微言齊侯恃其強大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爲婦人之仁也

武夷胡氏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

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爲著其罪何也弒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穀並作郜

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以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武夷胡氏傳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爲樂下主乎己一爲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武夷胡氏傳師衆多之地案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邑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翔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儦儦者衆貌也曰會曰專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蓋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郟公作倪犁公穀並作黎來來朝

杜氏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郯城犁來名

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

劉氏傳郯者何小邾也小邾則曷爲謂之郯未成國謂之郯既成國謂之小邾犁來者何其君也何以名貶曷爲貶用夷禮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傳納惠公也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范氏注王不欲立朔也）

伊川先生解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公穀並作三月王人子突救衛

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

伊川先生解雖微稱字王人當尊也

陸氏纂例王師之正者莫過於子突夫子制作本教中人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能以質直見之則可不俟傳注而自通矣上言伐衛次言王人救衛下言衛侯朔入于衛則知逆王命

武夷胡氏傳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

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傳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公子黔牟于泄右公子職乃即位

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出則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伊川先生解朔搆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

故書名書人

武夷胡氏傳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於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傳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

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以見公之

惡事之成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衞俘 公穀並作寶

左氏傳冬齊人來歸衞俘者二傳以爲寶案商書稱遂伐三朡武夷胡氏傳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詞也言齊歸衞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詞也言齊歸衞寶則知四國皆受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

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於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傳齊志也 杜氏注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故傳略舉二端以言之

杜氏注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 公作霣 如雨

左氏傳恒星不見夜明也 杜氏注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 穀作昔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
辨疑啖子曰星隕如雨謂奔流者衆如雨之多自漢以來史籍頻有詩曰有女如雲李陵曰謀臣如雨皆言多耳三傳不達此理故悉穿鑿
武夷胡氏傳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爲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埽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

矣
襄陵許氏曰王運將終而霸統方起之祥也
呂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異之極也而當世君臣莫能自省日趨於亂先王之道不復行於世矣
堯舜禹湯文武之澤不復被於生民矣變異之極豈徒然哉
秋大水
無麥苗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范氏注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
杜氏注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穀

之苗

高郵孫氏曰案大者非常之詞非常而爲災故書也

武夷胡氏傳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曰

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

命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杜氏注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

武夷胡氏傳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專于

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

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

杜氏注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蘇氏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

于郎以待之

武夷胡氏傳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

也逐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

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

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

也

呂氏曰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陳人蔡人卒不至故甲午復治兵至夏而後師及齊師圍郕也諸侯放恣擅相侵伐予奪遲速無復紀綱謀不素定民不豫敎亦已甚矣郕降于齊師從強者也秋師還言行役之久也春秋記用兵未有如此之詳獨於此焉詳盡如是者蓋罪其放恣之甚殘民之極也

甲午治兵（公作祠兵）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

武夷胡氏傳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公皆作戎）降于齊師

劉氏傳郕者何國也郕降于齊師降者何降之者何降者未失其國家者也降之者失其國家者也未失其國家者不復見失其國家者復見失其國家者不復見猶遷也

武夷胡氏傳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

武夷胡氏傳書師還譏役久也案左氏仲慶父請伐

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
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
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爲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爲重
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
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
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
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於
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氏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
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
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
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十二月齊侯
田於貝丘反徒人費遇賊於門伏公而出鬬死於
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
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

辨疑趙子曰不命之卿例不書氏既不書氏自然以
名連國

蘇氏曰齊侯諸兒雖無道而無知以其私弑之故稱
無知

武夷胡氏傳無知曷爲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案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適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聖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克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

案左氏齊侯遊於姑棼遂田於貝丘徒人費遇賊於門先入伏公而出鬬死石之紛如死於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於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彊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遠親信者如此故於齊國之彊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

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於戸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於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氏傳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劉氏傳雍廩殺之則其稱人以殺之何討賊之辭也武夷胡氏傳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詞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蔖 公穀並作壑

左氏傳公及齊大夫盟于蔖齊無君也

杜氏注蔖魯地琅琊繒縣北有蔖亭

陸氏纂例趙子曰納讎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故書

公

夏公伐齊納子 公穀並無子字 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鮑

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
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
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
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杜氏注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
得入
劉氏意林夏公伐齊納糾仲尼正天下之義明德怨
處以爲德不可以報怨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
莫重乎君國子民豈可相貿易哉
武夷胡氏傳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
公穀爲正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
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
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
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案史稱周公誅管
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
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
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
糾則當立故管氏相桓爲徙義而聖人稱之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於子糾爲傷勇比諸
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弑君賊討則書葬襄公見弑於無知齊人已討無知殺之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伊川先生解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

杜氏注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陸氏纂例趙子曰內敗不書此書者納讎喪師以惡內也

呂氏曰內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謬也春秋無義戰凡相侵伐皆聖人之罪人曾是不諱而諱敗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常山劉氏曰公伐齊納不正故書納糾而不曰子齊人殺糾而書子者齊大夫既自與魯盟而立之矣

又自殺之故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以罪齊也或曰左氏經書公伐齊納子糾先儒說春秋者亦皆以子糾爲正今云不正當何所據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以是觀之則可知矣如糾正當立而管仲反面事讎則孔子豈特謂之匹夫匹婦之諒哉惟其始事不正變而之義此夫子所以云耳而已矣

武夷胡氏傳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蓄怨焉親愛之而已矣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於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

故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

公羊傳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

杜氏注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爲齊備

武夷胡氏傳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

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

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

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氏傳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公與之乘戰

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

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

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杜氏注長勺魯地

武夷胡氏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

敗敗之者爲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

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

見責乎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

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辭而疆埸則有守禦之備至

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

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

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

泰山孫氏曰公既敗齊師于長勺又退而侵宋搆怨二國

二月宋人遷宿

穀梁傳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言遷者有二義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於國中而爲附庸也如邢遷於夷儀衛遷於帝丘之類或自請遷或見彊遷皆猶

爲列國故不言某人遷之言所遷之地但言移國都而已非爲附庸也趙子曰凡非所遷而遷之（非己邑而遷之）其惡著矣

襄陵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盡亡也至僖文以後則有滅國無遷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左氏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杜氏注乘丘魯地

劉氏傳此次也其言敗何諼之也何謂諼之齊帥宋師次于郎未知其伐我與伐人與公子偃曰宋師不整擊之勝無幸焉莊公從之自雩門出蒙馬以虎皮而犯之大敗宋師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

劉氏意林齊宋輕用其師揚兵整旅以徑人之國而不名所伐欲闚利乘便快其攻取之意故使魯人恫疑憂恐出奇計詐謀以自救覆滅其軍百姓父子無辜陷沒此人君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蓋君子貴道德而賤功力上禮讓而下鄙爭魯人誠能不用詐謀推忠信奉詞令雖以膏沐止齊宋之師且久邪偷得一時之勝而忘長世之慮此小人釁於勇嗇於禍之咎非君子之道

襄陵許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監此也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穀作武）歸

左氏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

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穀梁傳荊者楚也何爲謂之荊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

杜氏注荊楚本號莘蔡地

陸氏纂例趙子曰不曰獲見其戰之不力敗而不奔也

辨疑啖子曰蔡侯失地故名

劉氏意林聖人者愼絶人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奚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名也故夷狄之雖然猶不欲絶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也此聖人愼絶人也

劉氏傳蔡侯獻舞何以名絶曷爲絶去位而虜也死社稷正也逃之罪也猶有恥焉虜賤甚矣

常山劉氏曰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謂其服而以之歸也責其不死位又無興復之志

言其位已絕故以匹夫名之也唯僖二十六年楚子滅夔以夔子歸不名者夷狄小國魯史所不能知以邾子益來獨不曰歸者以我而內外異辭文體然爾（武夷胡氏傳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詞初不服也是以猶加之爵而不名也）

蘇氏曰荊楚之舊號也不稱荊人夷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氏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

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伊川先生解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

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二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以其功卑而易成

杜氏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范氏注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甚於見滅者言力屈而死故也凡書滅又有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諸侯失地則書名國滅而奔者何以不名既書而滅罪已昭矣緣隨敵人歸者書名以重其罪故奔者不名以示等差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無興復之志也國滅君奔者責其不死位又責其不書出國亡四其三不書名惟徐子章禹書名傳以服吳後乃奔楚故書名以罪之

武夷胡氏傳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爲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案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秋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何以獨名案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

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爲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春秋集解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